

罗生门

羅生門

芥川龍之介

「日」芥川龙之介 著  
赵玉皎 译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  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# 罗生门

〔日〕芥川龙之介 著

赵玉皎 译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  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生门 / (日)芥川龙之介著;赵玉皎译. -- 南昌:  
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210-09362-6

I. ①罗… II. ①芥… ②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6646 号

罗生门

(日)芥川龙之介 / 著

赵玉皎 / 译

责任编辑 / 王华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/ 84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5.5

印数 / 1-5,000 字数 / 260 千字

书号 / ISBN 978-7-210-09362-6

定价 / 9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7—32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## 目录

- 001 罗生门
- 011 鼻子
- 023 山药粥
- 047 手绢
- 061 烟草与魔鬼
- 073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
- 091 女体
- 095 黄粱梦
- 099 英雄之器
- 103 蜘蛛之丝
- 109 地狱变
- 151 枯野抄
- 167 毛利先生
- 187 蜜橘
- 193 疑惑

- 211 舞会
- 223 尾生之信
- 227 秋
- 245 南京的基督
- 263 柱子春
- 281 秋山图
- 295 竹林中
- 311 六宫小姐
- 325 小白
- 339 丝女手记
- 353 点鬼簿
- 363 河童
- 425 一个傻子的一生
- 463 附录

# 罗生门

(1915年9月)

某日黄昏，一名仆役正在罗生门<sup>1</sup>下避雨。

宽阔的城门下，除了这个男人之外别无他人。只不过，在朱漆剥落的大圆柱上，还停着一只蟋蟀。罗生门位于朱雀大街上，按说除了这名仆役，总该有三两个戴着圆竹女笠或是乌布软帽的人来避雨才是，可是此时除了他之外，再没有旁人了。

若说其中的缘故，这两三年来，京都城中地震、飓风、火灾、饥馑等灾祸连绵不断，因而京畿一带的萧条景象非比寻常。根据古书上的记载，佛像和佛具都被打碎，涂着朱漆、贴着金箔银箔的木料被堆在路边，当作柴薪出卖。京城既然是这般光景，罗生门的修葺之事，

---

1 日本平城京（今奈良市）和平安京（今京都市）的正门都称为罗城门，也叫罗生门。文中指的是平安时代（794-1192）京都的罗生门，位于朱雀大街南端，与北端的朱雀门遥遥相对，为二重楼阁建筑，檐瓦上置有鸱尾，南北各有五级石阶，并非文中所说的“七级台阶”。

自然便无人顾及了。于是这里日益荒芜，狐狸来此栖息，盗贼在此藏身。久而久之，甚至形成了一个惯例，凡是无人认领的尸体，便被运来抛弃在城门上。因此，每当暮色降临，人们都心惊胆寒，不敢走近这座城门。

而另一方面，不知从哪里聚集来大群的乌鸦。白昼时，只见无数的乌鸦成群飞舞，围着高高的鸱尾盘旋环绕，一边高声啼叫。尤其是当城门上空被晚霞染红的时候，乌鸦便如同撒落的芝麻似的清晰可见。自不必说，乌鸦是来啄食城门上的尸体的——不过，今天可能是天色太晚的缘故，一只乌鸦也没有。石阶已经开始崩塌，裂缝中野草疯长，星星点点的白色鸦粪粘在台阶上。仆役垫着他那褪了色的藏青色夹袄的下襟，坐在七级石阶的最高处，一边抚弄着右脸颊上冒出的那个大疮疤，一边茫然凝望着雨景。

作者方才写道“仆役正在避雨”，但实际上即便雨停了，仆役也并没有什么去处。若在平日里，他自然应当回主人家，可是就在四五天前，他刚被主人辞退。正如前文所述，当时京都城中一片凋零，仆役被长年雇用他的主人辞退，实际上无非是这种凋零景象的一个小小的余波。因此，说是“仆役正在避雨”，莫如说“仆役遇雨而无处可去，正是走投无路”更妥当些。而且，今日的天色也颇加深了这名平安朝仆役的阴郁情绪。



(sentimentalisme)。申时<sup>1</sup>过后便开始下起的雨，直到这时也没有要停歇的模样。但无论如何，仆役先得想想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——这可谓“虽是无可奈何之事，终归得想方设法”，仆役一边茫无头绪地思索着，一边无情无绪地听着敲落在朱雀大街上的雨音。

雨幕包裹着罗生门，由远及近，皆是哗哗的雨声。暮色渐渐压低了天空，抬头望去，城门那斜挑的飞檐上方，正压着一团浓重的阴云。

若要想方设法解决无可奈何之事，便无暇去顾及手段。如果还挑挑拣拣，只有饿死在墙根下、大道旁，然后像野狗一般被拖来丢在这座城门上。倘若不择手段呢？——仆役反反复复地思来想去，终于想到了这一步。可是，纵使 he 思虑良久，这个“倘若”却依然是“倘若”。仆役虽然认为不择手段是应当的，但若要亲身践行这个“倘若”，随之而来的势必是“除却成为盗贼、别无他途”，他还没有勇气当真这么干。

仆役打了一个大喷嚏，无精打采地站起身来。京都夜寒，该围着火盆暖暖身体才好。暮色越发深重，冷风无情地从城门的柱子间穿过。停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，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---

1 下午三时至五时。

仆役内穿棣棠色<sup>1</sup>单衣，外罩藏青夹袄，瑟缩着脖颈，高耸双肩，在城门内外四处张望。他思忖道，若能找到一处遮风避雨又不惹人眼目的地方，可以睡上一宿好觉，那么先在此歇息一晚也罢。幸好，此时他看到了一架通向城楼的朱漆宽梯，城楼上纵然有人，也无非是些死人。于是，仆役一边小心留意不让腰间的木柄佩刀滑出鞘外，一边抬起穿着稻草鞋的脚，踏上了楼梯的第一级。

片刻之后，在通向罗生门城楼的梯子的半腰上，一个男人弓起身子如猫一般，屏息凝神地窥探城楼上的动静。城楼上透出的火光隐约照亮了男人的右脸颊，短短的胡须间，可见那个发红脓肿的疮疮。起初，仆役估摸着城楼上不过是些死人，可是他爬了两三级梯子，便发现城楼上有人点着火，而且火光游移不定。因为那浑浊昏黄的火光，摇摇颤颤地映在布满了蛛丝的顶棚上，一见便可知晓。如此雨夜里，敢在罗生门上点起火光的，绝非是寻常之辈。

仆役像壁虎一般蹑手蹑脚，好不容易爬到了陡急楼梯的最高处，他尽力伏下身体，使劲伸长脖颈，小心翼翼地朝城楼内窥探。

---

1 像棣棠花朵一样的金黄色。

正如传闻所说的，城楼内横七竖八地丢弃着数具尸体，火光所照到的范围比预想的狭窄，所以到底有多少具尸体，倒也看不分明。只是模模糊糊地，能够看到其中有穿着衣服的，也有裸着身体的，当然，男人女人都有。这些尸骸如同泥捏土造的偶人，张着嘴巴、伸手张脚地滚落在地板上，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。朦胧的火光照在尸体的肩膀、胸脯等凸起的部位上，使得凹下部分的阴影越发显得暗淡，它们如同哑人般永远地沉默着。

尸体散发出腐烂的气息，仆役不由自主地掩上了鼻子。可是，下一瞬间，一种强烈的情绪几乎完全夺去了仆役的嗅觉，他的手也忘记了捂鼻子。

原来，有一个人蹲在尸体中间，那是一个穿着桧皮色<sup>1</sup>衣裳、矮小瘦削、猴子一般的白发老妇。老妇右手举着点燃的松木片，正凑在一具尸体跟前仔细端详。尸体拖着长长的头发，大概是个女人的尸身。

仆役心怀六分恐惧、四分好奇，一时间连喘气都忘了。借用古书作者的话，仆役感到“毛骨悚然”。这时，老妇把松木片插在地板缝里，把手伸向她一直打量着的尸体的脑袋，就像母猴替幼猴逮虱子似的，一根一

---

1 像桧柏树皮一样的赤褐色。

根地拔那长长的头发。随着手的动作，头发一根根地落了下来。

随着头发被一根一根地拔下，仆役心里的恐惧也一分一分地消退。与此同时，一种对老妇的强烈憎恶之情则一点一点地涌了上来。——不，说那是对老妇的憎恶之情，可能不太恰当。莫如说，那是对所有罪恶的反感，这种反感正一刻一刻地增强。若是此时有人再次问起仆役方才在城门下思考过的“饿死还是成为盗贼”这一问题，恐怕他会毫不踌躇地选择饿死。这个人对罪恶的憎恨之情，正如老妇插在地板上的松木火把那样熊熊燃烧着。

当然，仆役并不知道老妇为何要拔死人的头发，因此，从理性上说，他无法断定这究竟是善还是恶。但是在仆役看来，这样的雨夜中，在罗生门上拔死人的头发，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是不可饶恕的罪恶。自不必说，仆役早已忘记了就在刚才，自己还动过去当盗贼的念头。

仆役双足一用力，纵身从梯子蹿上城楼，摠住木柄腰刀，大步流星地走到老妇面前。

老妇当然十分惊骇，一见到仆役，她活像被弓弩弹出去似的蹦了起来。

“老太婆，哪里走！”

看到老妇踉踉跄跄，磕绊着尸体，狼狈奔逃，仆

役猛地挡住她的去路，喝骂道。老妇奋力去推仆役，仆役又把她推回去，一时间，两人在尸体堆里沉默地扭打着。可是胜败显然早已注定，终于，仆役拧着老妇的手腕，蛮横地把她按倒在地。老妇的手腕像鸡爪一样瘦骨嶙峋。

“你在作甚？快说！若是不说，看着！”

仆役猛然推开老妇，刷地拔刀出鞘，将闪着白光的钢刃横在老妇面前。可是老妇一声不吭，两只手抖抖索索，肩膀一耸一耸地喘息着，双目大睁，眼珠子几乎要滚出眼眶，像哑巴一样执拗地沉默着。看到这番情景，仆役清晰地意识到，眼下这老妇的生死全在自己的一念之间。这一意识不知不觉中冷却了他方才熊熊燃烧的憎恶之心，余下的只是一种安然的得意与满足，仿佛圆满地成就了某项事业一般。于是，仆役俯视着老妇，稍稍缓和了一下声音，说道：

“我并不是巡查衙门的捕吏，只是路过此地的行人，所以不会把你捆绑起来怎么样。不过你要如实说，这个时分，你在城门上作甚？”

听了这话，老妇圆睁的双眼越发瞪大了。她死死盯着仆役的脸，眼眶发红，眼神像鸷鸟一般锐利，随后，她动了动和鼻子皱成一团的嘴唇，仿佛在啃噬什么东西。她尖尖的喉结在细喉管上蠕动了几下，喉管里发出

乌鸦嘶叫般的声音，断断续续地传到仆役的耳中。

“拔头发、拔她的头发……拿来作假发。”

出乎意料，老妇的回答如此平淡无奇，令仆役颇为失望。在失望的同时，刚才的憎恶感伴随着一股冷漠的轻蔑，一起涌上仆役的心头。老妇大概觉察到了他的神色，一只手攥着从尸体脑袋上攫来的长发，像蛤蟆低哼似的，嗫嚅着说出了以下这番话。

“是哩，拔死人的头发或许是干坏事，不过这里的死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对他们干这种事并不过分哩。就说我刚才拔头发的那个女人，她把蛇切成四寸一段晒干干了，拿到禁卫军营地当干鱼卖。要不是她染上瘟病死了，这会儿肯定还去卖哩。而且禁卫军们还说这女人卖的干鱼味道好，每顿都少不了拿它下饭。我不觉得这女人干了坏事，她不那么干就得饿死，是没办法的。所以，我也不觉得我刚才干了坏事，我不这么干也得饿死，都是没办法的事，对不？这女人很明白都是没办法的事，我想她会宽恕我的。”

老妇说的意思大致便是如此。

仆役把腰刀归鞘，左手按着刀柄，冷冷地听着老妇的话。当然，他听的时候，右手还不忘抚弄着脸颊上那个发红脓肿的大疮疮。不过，听着听着，一股勇气从仆役心中油然而生起。那是方才他在城门下所欠缺的勇气，

而且，那勇气与他刚才爬上城门、抓住老妇时的勇气截然不同，简直背道而行。仆役再也不为“饿死还是为盗”而踌躇迷惑，岂止如此，此时这个男人的心里，根本不再考虑饿死云云，那个念头已经被他驱赶到了九霄云外。

“真是这么回事？”

老妇的话音一落，仆役嘲讽地追问了一句，心中主意已定。他跨前一步，右手不再抚弄疮疤，而是猛地揪住了老妇颈后的头发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那么，我剥你的衣裳，你也休要怨恨！否则，我也会饿死！”

仆役三下两下扯掉老妇的衣裳，把抱住他大腿的老妇一脚踹倒在死尸堆上。他只五步便蹿到了楼梯口，把夺来的桤皮色衣裳夹在肋下，眨眼间顺着陡急的梯子溜下，消失在夜色最深处。

过了片刻，仿佛倒地死去的老妇光赤着身体，从尸体堆里坐了起来。老妇低低地呻吟着，借着尚在燃烧的火光爬到楼梯口，垂下短短的白发，朝城门下窥探。外面唯有一片黑沉沉的夜。

仆役的去向，再无人知晓。

# 鼻子

(1916年1月)



提到禅智内供<sup>1</sup>的鼻子，池尾一带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那鼻子有五六寸长，从上嘴唇上方一直垂到下巴颏底下，从鼻根到鼻尖皆是一般粗细，打个比方说，活像是一根细细长长的腊肠，摇摇晃晃地挂在脸的正中间。

内供已年过五十，从昔日做小沙弥时起，到如今晋升为内道场供奉之职，多年以来他内心中始终为这鼻子所苦。自然，表面上他若无其事，仿佛根本不把这放在心上。这倒不仅因为他是僧侣之身，理应专心致志地欣求来世净土，为区区鼻子操心上火不大合宜。比这更贴切的理由是，内供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在为鼻子烦忧。日常谈话中，内供最怕的便是“鼻子”这个词儿。

内供对鼻子感到棘手，原因有二。一是鼻子过长，委实不太方便。就说吃饭吧，内供一个人是没办法进

---

1 禅智为人名，内供即内供奉僧，指日本古时供职于内道场的僧官。内道场即皇宫中修习佛法的场所。